



夜宿“一碗水”

□何新

寒露过后，大片大片的枫林红了。于是赶潮流，到大巴山看红叶。此时正是“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季节，白日暖阳，夜雨淅沥，加快枫叶由绿变红的步伐，大巴山成为网红之地。

从万州启程，到川渝交界的城口，200多公里的路程，不算远。一路怀揣“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快感，风驰电掣在高速路上，2个小时后，轿车直抵开城高速的终点，城口北屏乡，下道沿211国道，迤迤而行，到海拔1500米的山里人家一碗水农家乐，是为目的地。

这是一家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庄园，位于大巴山的山腰里。沿途人烟稀少，一碗水农家乐坐北朝南，两楼一底的小洋房，在崇山峻岭中独领风骚。夜宿农舍，乡野气息扑面而来；房屋格局与时俱进，青堂瓦舍，空调网络，一点不比城里逊色。院坝外是停车场，为远道的客人作好安排；院坝中，凳椅茶几整齐，休闲娱乐打望观景不费周章；茶叶茶杯茶壶一应俱全，细微之处彰显服务精神。正厅大门，“一碗水”三个大字，墨宝遒劲有力，后来得知为主人家妹夫所为，颇有书法功底。

食宿安排妥当，漫步农家乐，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感触。房前茂林，屋后修竹。环绕农家乐一周，卡拉OK、麻将室，生活用的粉碎机、背篓，设施设备一应俱全，现代与传统、继承和创新有机融合。

绕道房后，一水井古香古色。壁刻《“一碗水”记》，铭文摘录：“久旱不涸，久雨不溢，一碗神水，由此得名……”一碗水闻名遐迩，成为响当当的地名。

天色渐晚，饭后坐在庭院里，周围雾霭升腾，山色空蒙。远处树林里，老鹳声声，划破寂静的夜空，穿透游人的心灵，大巴山反而显得更加幽静与平和。在院坝里漫步，寒意袭来，拉紧风衣的领口，感觉山的慈祥、树的纯净、夜的美妙、人的和谐，一切都因为自然原始。一碗水农家乐不趋炎附势于灯红酒绿，不跟风标新立异的高大上装束，它的宗旨在于本色，在于大巴山的朴实与厚重。

一碗水农家乐是“合家班”，一家三代人经营生意，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用柴火煨出的鼎罐饭，香味四溢；腊猪脚炖洋芋，加上辣椒，是大巴山的招牌菜；腌菜瘦肉面，热气腾腾，鲜润可口，让城里人既饱眼福也饱口福。

眼下正是漫山红叶，层林尽染，万山红遍，从重庆、四川等地前来大巴山观看红叶的旅客络绎不绝。春季踏青，夏天避暑，秋日观景，冬天赏雪，“一碗水”成为人们追求精神生活的理想之地。

一期一会，有幸躺在大巴山的怀抱中，夜阑卧听风吹雨，是宿无眠。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冬至吃羊肉
不是选择题，是习俗

□陈小林

吃友老吴来电话：“今天是冬至，你在餐饮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肯定知道哪家羊肉馆最地道。能不能安排一下，几个朋友聚一聚，喝喝羊肉汤。”虽说我对羊肉没有特别喜好，但这份托付却不好推辞。重庆经营羊肉的餐馆很多，但首先想到的，便是民生路那家有七八十年历史的羊肉馆。岁月的烟火气，早把那锅羊肉的滋味，熬成了老重庆的冬日记忆。

在重庆，冬至吃羊肉是传承已久的习俗。羊肉有补中益气、温补脾胃的功效，冬天食用羊肉，最大的好处就是帮助抵御寒冷。人们常说：“冬来羊肉进补，可以上山打虎。”一进入冬季，人们便忙着买羊肉、炖羊肉，食品店的羊肉档前总是人来人往。而冬至这天，大大小小的羊肉馆更是座无虚席，室内坐不下了，就在门口加几张临时桌。这热气腾腾的场面，诠释着冬至的意义。不只是吃一顿羊肉，更是在这寒冷的冬天，和朋友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热汤的温暖，共度难得相聚的热闹。

我们来到羊肉馆时，已是下午两点，这里还人声鼎沸，服务员端着碗盘在桌椅间穿梭。咀嚼的欢快声，碰杯的清脆声、食客的谈笑声，混在一起像一首热闹的交响乐。

好不容易找到座位坐下。服务员先端上冒着热气的香茶，转身又把炉灶、汤锅、碗盘、调料摆上桌，紧接着是羊肉、羊杂、萝卜、青菜、粉丝……眨眼间就把桌面铺得满满当当。汤烧开了，羊肉条随着浓汤翻滚着，看得人垂涎欲滴。我先盛了一碗，撒点香菜，乳白色的浓汤上星星碧绿，甚是诱人。用小匙搅动汤汁，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口汤，暖意从舌尖扩散到全身，再尝一块羊肉，酥软和香醇便在齿颊间萦绕。

一个三十多岁的气质美女走了过来，笑着说：“哟，陈老师来了，好久不见！这汤合口味不？”来者是羊肉馆的老总，姓刘。“不错，不错，还是以前那个味！”我回答。一旁的老李趁机凑过来：“老板，能不能透露一点炖羊肉的绝招？我们也好在家自己炖。”

刘总说：“哪有啥子绝招哟，炖羊肉关键就在去膻。”她说，店里的羊肉选用武隆山区的黑山羊，这些羊在山里吃野草、喝泉水长大，本身膻气就轻。买回来的羊肉先在清水里泡上半天，直到血水都浸出来，才捞出来切块。炖的时候更有讲究，大锅掺足清水，一次加够绝不中途添水，旺火烧开后撇尽血沫，放老姜、料酒、胡椒，再把花椒用纱布包好丢进去，转中火慢炖三四个小时，这样炖出的汤才会像牛奶一样白，味道才够鲜。

“羊身上都是宝。”刘总指着桌上的羊杂说，“羊肝明目，羊筋健身，羊鞭壮阳，羊脑益智，羊的每一个部位对人体都有独特的保健功效。俗话说，吃啥补啥，各位尽管择喜而吃。”在她的鼓吹下，众人用筷子不停地往锅里伸。

正吃得酣畅，服务员端来几笼羊肉笼笼。提起羊肉笼笼，多少老重庆就满口生津。

“为啥你们的羊肉笼笼这么滋润？”刘总笑着解释：“羊肉笼笼的制作看似简单，但要做得地道可不容易，选羊腿肉切成条，用豆瓣、姜蒜码味，再拌上蒸肉粉，关键是要加一勺菜油和一勺冷羊肉汤，这样蒸出来才散酥、滋润。起锅撒点花椒粉、葱花，香得很。”我尝了一块，米粉吸足了肉汁，又香又糯，羊肉软而不烂，微辣的味道刚好下饭，难怪老重庆都爱这一口。

我专门为老吴点了红烧羊排。这道菜用的是羊肋排，先焯水去血沫，再用郫县豆瓣、干辣椒、花椒炒出红油，加羊肉汤熬出香味，才把羊排块放进去，旺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烧，直到肉质软烂入味。我拈起一块，酱汁浓郁地挂在肉上，咬一口味浓鲜香，连骨头缝里都浸着味道。老吴一边竖着大拇指，一边一口酒一块肉，简直停不下来。

这次聚会，吃友个个吃得酣畅淋漓，汤足肉饱。离开时，老吴还不忘丢下一句话：“美女老总，明年冬至我还会再来。”

(作者系重庆市烹饪协会顾问)

一支口红

□李星

总有一些青涩的记忆，在梦中忽隐忽现。那些人和事经过岁月洗礼，依旧浮现在眼前，尤其是在乡下与凤共度的那段时光从没有忘记。

那年暑假，我到乡下奶妈家去玩。初到乡下，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好奇。邻居朱大叔有两个女儿。凤是老么，比我小两岁。她扎着两个麻花辫子，脸红扑扑地像打了胭脂。双眼皮，大眼睛，红花布衣裳裹不住少女的气息。

刚到奶妈家的时候，凤骂我戴着墨镜像个二流子。这令我很生气，便想着法子整她。当时我有一块电子手表，一天，她来问我时间做饭，我笑着随便说了一个时间，结果导致她妈干活回来没有吃上饭，被狠狠打了一顿。凤却不知道是我故意捉弄她的，还是有事就来找我，向我打听她从没听说过的事情，慢慢地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夜幕降临，晒坝热闹非凡。晒坝东头也早已挂起大白布准备放电影，我和凤的凉床是紧挨着的，我和凤一边看电影，一边掰玉米粒。电影演到吓人的地方，她就死死地拽住我的衣角，有几次她的指甲也掐进我胳膊的肉里。散场后，我们就躺在凉床上纳凉，讨论电影里的情节，望着星星渐渐进入梦乡。

一天下午，她突然问我：“你那天讲的口红是什么意思？”我很得意地告诉她：“口红是让女娃子变乖用的，城里的女娃子都擦口红。”凤眨巴着双眼好奇地问：“真的有

那么神奇吗？”我故意逗她：“城里的女娃子就是画了口红也没有你乖，要是你擦点口红那就更漂亮了。”她流露出兴奋的目光，随后叹息道：“可惜买不起，也没见过。”我当即装着很豪爽的样子说：“我送你一支。”凤高兴地跳了起来：“哥哥，你真好！”

回城前一个晚上，我把一支粉笔染上红墨水，故作神秘地把凤叫了出来，递给她我精心制作的红粉笔。“这是一支进口的口红，是偷的我妈妈的。”凤说如果是偷的她不能要，我说我妈妈的口红很多，便强行塞给了她。凤兴奋地说：“你真够意思，你等我。”她飞似地跑了回去。一会儿她手里拿着一个用麦秸秆编织的花篮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个花篮送给你，是我亲手做的。”

回城一年后，我问奶妈关于凤的事。奶妈说：“凤打猪草时从坡上摔了下来，因为没钱治疗，她妈挖草药自己治，没有医好就去世了。临走时手里紧紧捏着一支红粉笔，硬说是啥子口红，叫她妈妈帮她涂在嘴上，说是一个朋友偷来给她的。”

我跑进卧室，狠狠地抽打自己耳光。“不该捉弄她！不该捉弄她！”我声嘶力竭地哭喊着。

那年的清明节，一支真正进口的口红摆在了她的坟前。而那个麦秸秆小花篮，也一直摆在我的桌上。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会员)



野草(外一首)

□石子

贱，田地容不下身
它就站在路边，荒野，坟头
它有九条命，藏在脚跟，颈项，腋窝
骨缝，心尖
它的命里，有看向火的无畏
横向刀的爽性，顶向烈日的硬气
刺向北风的洒脱
因此，野草不会死。软刀子
阴阳书，都不能弄死它
史书上，经文里，文字烂了
它还活着
你看那耸入云端的塔顶
几百年，几千年，一丛野草摇曳
甚至塔倒了，那丛野草
还遍地横生

落叶

我好喜欢落叶，它腼腆
离开枝头之前，会红着脸表达歉意
我好喜欢落叶，它随意
离开的时候，不需要仪式
也不选择良辰吉日
我好喜欢落叶，它洒脱
飘飞的姿势划破阳光，很美丽
我好喜欢落叶，对归宿
从不在意
屋顶可以，草丛可以，污水可以
很多时候，它不惧粉身碎骨
落钢轨、落道路，甚至落入火堆中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主席)

冬(外一首)

□王一涵

枯草还抱着秋留下的暖，
却被霜裹上薄薄的纱。
我站在季节的渡口，
看树举着空空的手掌，
向天讨要一丝温暖。
落叶在街上，
堆成沉默的信，
每片都写着——
“未完待续”。
而雪，是最干净的信封，
把所有情绪
封进大地的留白，
慢慢发酵，
等春的笔尖，轻轻划开。

雨夜

雨不是落下来的，
是从云的裂缝里
漫出来的。
漫过阳台种的花，
漫过未关紧的窗缝，
漫进回忆褶皱里的温柔，
把白日的平淡泡软。

长椅积了一汪雨丝，
树影在水里摇晃，
像醉酒后歪斜的脚步。
偶尔有车灯划过雨幕，
把雨丝照成透明的针，
一头扎进黑夜里，
又瞬间消融。

风裹着微凉，
敲醒半盏沉默，
呼吸于雨声，
叠成薄薄的夜。
(作者系城口实验一小五年级1班学生，指导：子民)